

西南石窟文獻

第九卷

中國西南文獻叢書



中國西南文獻叢書
第九卷



20065

K011.204/219

100319

中國西南文獻叢書·第八輯

西南石窟文獻

第九卷



本輯主

編：胡文和

本冊顧

問：王川平

劉豫川

戴渝華

執行編輯：宋朗秋

張劃

李傳授

編

輯：楊桂余

張辛玉

本卷目錄

一	四川安岳縣的石刻	吳覺非撰	二五一
二	安岳石窟造像	王家祐撰	二五五
三	四川安岳石刻普查簡報	傅成金 唐承義撰	二二二
四	四川安岳卧佛院調查	彭家勝撰	二五〇
五	淺談安岳圓覺洞摩崖造像	胡文和 陳昌其撰	六五
六	四川安岳卧佛溝唐代石刻造像和佛經	胡文和撰	七四
七	安岳卧佛院摩崖造像上限年代探討	鄧之金撰	九二
八	安岳華嚴洞石窟	李官智撰	一〇二
九	安岳名山寺摩崖造像	唐承義撰	一〇九
十	安岳卧佛侍者像辨析	周正勇 林品強撰	一一一
十一	安岳石刻之玄應考	傅成金撰	一一六

十二	內江清溪摩崖造像與古清溪縣治	高小賓	雷建金撰	一二一
十三	資中重龍山摩崖造像內容總錄	王熙祥	曾德仁撰	一二七
十四	四川資中重龍山摩崖造像	王熙祥	曾德仁撰	一四二
十五	資中龍洞河摩崖造像及相關問題	向友明撰		一五三
十六	樂至石匣寺摩崖造像	袁國騰撰		一五七
十七	綿陽唐代佛教造像初探	文齊國撰		一六一
十八	綿陽碧水寺摩崖造像	何志國	李其堂撰	一七五
十九	梓潼卧龍山千佛崖摩崖造像	仇昌仲撰		一七九
二十	遂寧摩崖造像藝術簡述	彭高泉撰		一八二
二十一	四川榮縣與綿陽的石刻造像	曹恒鈞撰		一九一
二十二	樂山大佛試探	唐長壽撰		一九六
二十三	凌雲大佛并韋皋大像記	遍	能撰	二〇八
二十四	樂山大佛高度研究	羅孟汀撰		二二〇

二十五	蒲江飛仙閣摩崖造像	莫洪貴撰	二二二
二十六	四川蒲江佛教雕刻·盛唐時中國西南與印度直接聯系的反映		四三
四十六	西蜀石窟造像調查		二二六
		[美]何恩之著 李 淞譯	二二六
二十七	蒲江關子門發現的唐代《觀經變》造像	龍 騰撰	二五二
二十八	蒲江縣長秋山摩崖造像調查	劉新生撰	二六〇
二十九	蒲江縣長秋鄉鷄公樹山隋唐摩崖造像	龍 騰撰	二七三
三十	四川仁壽望峨臺的摩崖造像	吳覺非撰	二七九
三十一	仁壽縣牛角寨摩崖造像	鄧仲元 高俊英撰	二八三
三十二	仁壽龍橋鄉唐代石窟造像	高俊英 鄒 毅撰	二九六
三十三	仁壽縣壇神岩第五十三號『三寶』窟右壁『南長城觀記』中道藏經目		二八八
三十四	研究 胡文和撰		三一三
三十四	丹棱鄭山·劉嘴大石包造像	王熙祥撰	三三三
三十五	丹棱縣龍鵠山唐代道教摩崖造像	萬玉忠撰	三四三

三十六	四川夾江千佛岩造像	曹恒鈞撰	三四六
三十七	四川夾江千佛岩摩崖造像	王熙祥 曾德仁撰	三四九
三十八	夾江新發現的唐代摩崖造像	周杰華撰	三六〇
三十九	南部禹迹山大佛的維修和保護	曹中懋撰	三六八
四十	潼南馬龍山摩崖造像	丁艾撰	三七三
四十一	宜賓市丹山碧水摩崖造像	熊俊海撰	三七五
四十二	瀘縣玉蟾山摩崖造像	馮仁杰撰	三七九
四十三	廣安冲相寺摩崖造像及石刻調查紀要	劉敏撰	三八六
四十四	新開寺唐代摩崖造像初探	鄧鴻鈞撰	三九九
四十五	重慶地區隋至宋佛教造像	鄒後曦撰	四〇二
四十六	西藏摩崖造像調查簡報	陳建彬撰	四一八
四十七	拉薩查拉路甫石窟調查簡報	西藏文管會文物普查隊編	四三七
四十八	拉薩曲布桑摩崖石刻造像藝術	陳建彬 旦曾曲扎撰	四六一

四十九	查拉路甫石窟初探	何周德撰	四六八
五十	西藏阿里東嘎、皮央石窟考古調查簡報		
		西藏自治區文物局 四川聯合大學考古專業編	四七九
五十一	西藏尼塘大佛	陳建彬撰	五〇三
五十二	西藏西部早期石窟壁畫的考察報告		
		托馬期·J·普里茨克著 魏文捷譯	五〇五

四川安岳縣的石刻

吳覺非

安岳縣位於四川東南部，北可通遂寧縣，西與樂至縣相接，東南與大足縣相連，南可通成渝鐵路綫上的內江。縣境內有豐富的石刻造像，過去由於地區僻遠，故少為人見。這裡的石刻，早的有唐、五代的，晚的也是宋、明的，數量之豐富，與大足縣不相上下，但規模不及大足北山和寶頂宏偉。安岳與大足因為兩縣相接，以石刻藝術來說，過去可能是互相有些影響的。但安岳石刻不及大足石刻的變化多樣，造型也不及大足的勻稱。安岳石刻以淳厚古樸為特點，大足石刻以生動美妙見長。

安岳石刻，計有：千佛寨、圓覺洞、華嚴洞、毗盧洞、孔雀鎮、三堆寺、大千佛寺、黃桷鋪、佛耳岩、快樂宮、大佛寺、三仙洞、老君岩、觀音岩、城中鄉的大佛寺等十五處。其中以千佛寨、圓覺洞規模最宏大。這些石刻，由於多數為紅砂岩石雕成，易於風化，過去遭受人為的破壞亦較嚴重，所以有些成為有龕而無像，或有像也殘毀不全。盡管過去損壞嚴重，保留至今的仍然不少，同時也是有很高藝術價值的，茲將幾處重點石刻分述於後：

千佛寨：一名小千佛寺，位於安岳城郊五里許，是一個天然岩寨，沿石岩下，石龕頗多，延長一里許。石刻分成南北兩部，南面有四十八龕，造像一千三百餘軀，北面有二十餘龕，造像六百餘軀。造像大小不一，年代亦有先後，就其風格和形象來看，大概可以包括唐、五代及宋幾個時期的作品。如其中的第十七號是千佛寨較大的龕，龕寬六米，深一米，造像是一佛四菩薩的立像，佛高五米，頭作高肉髻，面部橢圓，袒右肩。菩薩頭戴寶冠，面部與佛相似，肌膚豐潤，可能是唐代遺

留下來的造像。又如第四十號是一個大龕，大龕的左右刻數個小龕，小龕中是一佛，二菩薩，二尊者等像，大龕正中刻一佛二菩薩立像，佛身高三點三二米，頭高零點六四米，頭為螺旋髻，袒胸，兩耳下垂，高鼻，上額突出，衣紋疏而深。其中有一龕，雖已風化剝蝕，但還有隱約可見的天寶（公元七四二至七五五年）等字樣，這些都足以說明千佛寨是保存了不少唐以來的石刻。千佛寨宋代石刻也還有一部分，如第五號是一佛二菩薩二尊者二力士的造像，龕內有癸亥嘉泰三年（公元一二〇三年）等記載，其他龕內有宋慶元二年（公元一一九六年）年號，由於這些年號的記載，結合造像的作風來看，千佛寨石刻中，是保存了一部分宋代石刻的。

圓覺洞：在安岳城南四里許，石刻分南北二部。北面為四大龕和一大洞，最左一龕有十三層浮雕石塔，高約七米，巍峨矗立，與其他三大龕并排在一個石壁上，構成了莊嚴雄偉的石刻面貌。其餘三龕，中龕刻立佛像，龕約高五點五零米，佛高五點一零米，佛頭為螺旋髻，面部扁圓，袒胸，外披袈裟。左右兩龕，左刻觀音立像，右刻大勢至菩薩；面貌與佛有些相似，身軀的大小與佛亦相等，因此有人誤認為是佛像。觀音及大勢至菩薩，頭均戴寶冠，胸前飾長垂複雜的瓔珞，大勢至菩薩手携蓮花，觀音手抱寶瓶。在觀音龕側及佛龕側刻有飛天，形象美麗，活躍如生。大洞內的十二圓覺像，已殘毀不全了，現只能看出一些原來石刻痕迹。南面造像四十余龕，約在一千軀左右。這里石刻雖完全為宋代一個時期的雕刻，但在石刻工程中，尚有少數未完工的，其中有只刻了龕而未刻像的，也有刻劃了龕和像的痕迹，尚未加工刻造的。造像比例勻稱，但形象總覺得有些不輕快，衣紋雖細復雜，但綫條松懈無力，這都很能顯示着宋代石刻與唐代石刻的不同之點。

華嚴洞：在赤雲鄉三村，距安岳縣城一百里左右，石刻在華嚴寺的石洞內。洞就岩壁鑿成，外復木建築，洞寬八點一零米，高五點六零米，深十點一零米。洞正中刻毗盧坐佛，高二點二零米，

臺高二點一五米，左爲文殊坐青獅，右邊爲普賢騎白象。在靠壁的兩邊，下層爲十大弟子坐像，上層刻樓臺亭閣、人物、樹木等，不僅景物多樣，而且真實生動。造像盡都是面頰豐滿，眉秀目清。

毗盧洞：在六區石羊鄉二村，距安岳縣城九十餘里，內刻柳本真十劫修行圖（洞約寬十三點三零米）像中表現姿態多樣，形象真實。這與大足寶頂所刻十劫修行圖有些不同，寶頂十劫修行圖要嚴肅一些，毗盧洞十劫修行圖要放縱一些。其餘洞內所刻佛像，面形豐滿，天王力士像勁健雄偉。另毗盧洞側的千佛殿內，尚存有千佛浮雕小像及觀音像，雕刻細致生動，惜殿內其他造像已經毀去。

孔雀鎮：在十四區孔雀鄉，離城一百里許，石刻在孔雀鎮出場二里許的大報國寺石壁下，上層刻坐佛像，下層爲地獄變相龕，雕刻細致生動。上層一排爲唐代石刻，每像約高二點三零米，頭高六十五厘米，蓮臺高九十厘米，頭着螺髻，兩耳下垂，外衣雙領下垂，袒胸，下衣輕薄，成折疊式，長垂至座下。其餘寺內石壁處所刻孔雀明王佛，雕刻精美，佛頭戴寶冠，胸部飾瓔珞，下坐的孔雀作飛動姿態，能與大足北山、寶頂石窟所刻孔雀媲美。以上造像，除地獄變相龕外，其餘造像均是圓潤豐滿的面龐，不十分長的眼角，神氣生動，渾厚勁健。

其餘如三堆寺的西方極樂圖龕，千手觀音龕等，龕內刻有成通十五年（公元八七四年），光化二年（公元八九九年）等字樣，雕刻古樸。大千佛寺造像約一千一百餘軀，最早的也是唐太和間造像（公元八二七至八三六年）。如其中突出的千佛龕，龕內刻浮雕小像，數以千計，皆坐蓮盆，雖高不過五寸，但那種活潑姿態完全可以看出。黃桷鋪的大佛像高約二十米，其大小可與四川潼南、榮縣大佛相比，可見造像工程的偉大。佛耳岩的宋代雕刻，都很細致，與圓覺洞等地的宋代石刻，有互相關聯的。大佛寺的大佛等造像，雕刻柔和，莊嚴古樸，觀音岩的觀音造像，姿態美妙，形象如生。此外三仙洞是較晚期的造像，約二百餘軀，爲儒、釋、道三教合一的造像，孔子、老子、釋迦等像，

常常合刻在一個龕里，在不同的衣式裝束和不同的儀表姿態對比下，形成了中國造像藝術中特有的情調。

安岳石刻，總的說來是豐富多采的，也是四川石刻藝術重點之一，但限於筆者對石刻藝術圖識的水平和調查時間倉促，所以只能作一簡略介紹，其中難免有疏漏或錯誤的地方，希望能引起專家們和石刻藝術愛好者作進一步的研究。

安岳石窟造像

王家祐

上篇 安岳石窟造像源流初探

一、造像時間

《通志略》：「梁普通二年（公元五二一年），招提寺刹下銘」，在安岳縣。《蜀中名勝記》卷三十安岳縣有：「梁普通（年）中，義州刺史臨汝侯賜群獠《金縷卷書》。」由北路（絲路）傳入之佛教，自魏、晉以來已盛行於四川。四川最早的佛教造像，早見於樂山市岩墓中。麻浩崖墓與柿子灣兩處岩墓中均有浮雕佛像。此足以證明佛教造像早在東漢時已流行。成都市龍泉山摩崖刻《北周文王造像道二像碑》及萬佛寺等處的南北朝石雕佛像尤足以證實魏晉以來，四川佛像雕刻已盛行。安岳縣佛窟可能始自北周。小千佛寨《法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經變窟造像的雕造風格近似隋代（或唐初）。又有「隋開皇十三年」題記。可以肯定安岳佛窟早造於隋代。

據《安岳縣志》卷六《崇龕廢縣》所載，知北周時早有崇龕（崇大的佛窟造像龕）。如所引《舊唐（書）志》云：「本周隆龕縣城，隋置縣（名崇龕）。」引《元和郡縣志》云：「隋開皇三年，於此置崇龕鎮。大業十二年，於鎮置（縣）。」又在《縣志》卷七中云：「古龕寺，一名崇龕寺，在治南九十里林家壩象王山。」這里所說的（北）周隆龕縣、隋崇龕縣，都是因為有「古（造像）龕」或「崇（大）龕」而得名。當地又名為像王山，也是雕造了大佛像的稱呼。北周時已經本大佛像而命名為「隆龕」（後因避唐玄宗名改隆為崇），則安岳造像始於北周（或早於北周）。安岳縣箱蓋山華嚴洞，明萬歷《重妝功德記》云：「夫古洞華嚴，乃周昭遺迹。」是引用姬周昭王南巡與佛傳附會的典

故。但也可能是指北周明帝宇文毓（公元五五七至五六〇年在位）造像於此，誤北周爲西周，改明帝以合昭帝。

總上引論，安岳造像應是始於南北朝，盛於隋、唐，精於北宋，至明代亦未衰。

二、安岳造像的係屬

安岳造像的風格是多樣的，除與北方雲岡、龍門對比外，應涉及長江下游如南京栖霞山、浙江連雲港孔望山、雲南劍川石窟等地的具體勘對。以下僅就調查印象的初步假說，有待細勘與進一步研究。

四川北部的石窟寺造像頗多。它們可能由陝西（或河南）穿越秦嶺與大巴山南入川北。一綫爲川陝公路的古金牛道，有著名的廣元石窟（千佛岩、皇澤寺、觀音岩）和劍閣、綿陽等處佛、道造像。一綫爲古米倉道南段的通江、南江、巴中、渠縣、廣安等縣石刻。金牛道（秦取蜀之路）與米倉道（魏與蜀戰綫及楊貴妃的荔枝路）兩綫的雕刻交會於閬中與南充。此區（川北）造像特點顯然是雲岡與龍門的係統（亦即自北印度經絲綢之路傳入中國并中國化了的中原係統）。北方石窟寺藝術向南再傳播於遂寧、樂至、安岳、潼南、大足，東及重慶市，江津及忠縣，西及樂山、榮縣、仁壽、資中、內江等縣，構成了川中石刻造像區。這區造像特點顯然與東漢崖墓的石刻藝術有着地方傳統的繼承關係。其特點是：A 多處大佛象征著盛唐佛教的傳播與興盛。B 川中密教（柳本尊瑜伽教）的多處雕刻，很有思想與藝術的地方特色，獨具風格。C 道教與「三教合一」思想的石刻立體表現。D 宋、明造像（後期石窟寺藝術）繼中原唐造像的精湛巧工，代表着中國石刻藝術的後期精華。E 大足寶頂的整體設計大石刻龕窟，集中了前期（魏至唐）石窟寺精華，造就了南宋最精美的大型連環畫形式的大佛灣造像。F 盛唐的安岳八廟鄉卧佛溝唐刻佛經，宋代的大足寶頂、

北山經文，它們代表了佛教顯、密兩宗及儒家《孝經》等『三教合一』與『仙佛合宗』的民間哲學思潮。又具體表現了中國與印度文化交流後，再在川中地區與當地土著人民傳統思想、習慣（及巫術）結成的民間神道宗教。G 石刻藝術啓發了宋、明泥塑與壁畫。在四川宋代磚石塔、明代木建寺廟上，繼承了石刻藝術的創造成果。H 從漢代岩墓被利用作道教及佛教仙窟洞府看來，唐宋時三教龕（儒、釋、道）的出現與土著漢岩墓的神仙思想有着直接的傳統關聯。川中柳本尊密教造像多與岩墓同在，常在川獠人民居住區，值得注意。總上引論，安岳造像的主係是北來的，其形象風格與雲岡、龍門、廣元（千佛岩）、巴中（南龕、化城山）是一致的。再從刻經的經文內容與經文目錄來分析，也是中原佛典的南傳。但宋代以來又逐漸轉變成具有強烈地方特色的造像。

三、關於玄應的探索

僧人（釋）玄應的名字見於安岳八廟溝、千佛寨、圓覺洞三處。玄應是安岳造像的重要關鍵人物。

A 千佛寨題記：「開元二十年，歲次壬申（公元七三二年）□□月，庚午朔十（八）日丁（十四日丁巳）。前安岳縣錄事、騎（都尉助）官、（五）品黎令賓願：（敬）造東西三世諸佛，（永為供養），（又為）亡母及亡（妻）（敬）造（西面救苦）觀世音菩薩龕三身，并永為（供養）。（男）前安居縣市令，普（慈州）助教虔恪，男前州市（令縣）尉、助官七品虔雲，亦永供養。□上座玄應書。」

B 圓覺洞（第九十六號）題記：「大唐開元□年□月十五日，前州倉督、安岳縣錄事、騎都尉、助官五品黎令賓願平安，敬造（地獄變）一龕，永為供養。（云）岩寺上座（釋）沙門玄應書。」

C 卧佛院（第四十八號）題記：「佛頂尊勝陀羅尼咒。闕賓國沙門佛陀波利，奉詔譯。（中段經文略去未記）大唐開元二十一年。沙門玄應（書）。」

D 玄妙觀唐玄奘法師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碑（略去經文）末行：「開元十八年五月廿五日，同邑人□玄□（書）。」此碑書法全同於上三刻。疑末尾是「釋玄應書」，或雲《心經碑》為「（李）玄（則）書」。亦有可疑：（一）李玄則為「國公李玄靖」之弟。李唐自稱李耳之後嗣，碑文造於玄宗與楊太真尊道之時，李氏不應在道教玄妙觀立《心經碑》。立此玄奘譯《心經》全文者當是釋氏。（二）李唐宗室在滅武氏大周復大唐後，玄靖玄則兄弟不於道觀立道經碑，而僅立佛經碑，與理不合。（三）玄靖玄則兄弟乃「行來往此營造」（見《玄妙觀勝境碑》），他倆不是安岳人，不能題「同邑人」。此「同邑人」當是玄應。（四）立《玄妙觀勝境碑》的左相識以征討「蠻戎」立軍功，且「日夜修道……神功遠修」。左相識之父左弘，母古五娘，似為安岳本邑土著人。題「同邑人」者亦是安岳人。（五）玄則書何與「字學大德玄應」全同，如出一人。若此「玄」字後確為「則」字，亦當是洛州天官寺沙門釋玄則。因疑此開元《心經碑》為釋玄應（或釋玄則）手書。

安岳所見玄應題名，是否即《一切經音義》作者釋玄應尚待詳考。郭朋《隋唐佛教》第四章第一節雲：「遵照太宗旨意，玄奘從洛陽回到長安後，立即組織起規模龐大的譯經場。有證義大德十人（益州多寶寺沙門道因即其中之一）。又有綴文大德九人（洛州天官寺沙門玄則，簡州福聚寺沙門靖邁皆參與）。還有「字學大德」一人，（即）大總持寺沙門玄應。證梵語、梵文大德一人，（即）大興善寺沙門玄謨。到了高宗時，還專門派遣（了）（左僕射）於志寧、（中書令）來濟、（禮部尚書）許敬宗、（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府等朝廷大吏參預看閱、潤文的工作。」玄奘於公元六四五年（貞觀十九年）正月加到長安，同年三月在弘福寺大規模譯經。當時的「字學大德」

（釋）玄應，至開元二十年（公元七三二年），至少也有百余歲。此百多歲的「字學大德」老人，是否尚能寫出八廟卧佛溝等處全神力貫的字來，就需要細緻考證了。有同志認為：象釋玄應這樣的「字學大德」（書法家），同時不應有兩人，僧人活百余長壽也是可能的，在推理上暫認玄應即一人或屬可能。

四、卧佛溝經刻題記與中原經目文獻一致

八廟鄉卧佛溝經洞經目題刻：「大唐東京大敬愛寺《一切經目序》。釋靜泰撰。……龍朔三年（公元六六三年）正月二十二日，敕令於敬愛道場寫一切經典。開國公韓威，判官洛州司士參軍李亮，臺使鄭州司士參軍盧行納，判官、王屋縣尉鄭祖均等，精加檢復。寫舊經論七百四十一部，二千七百三十三卷。又寫大唐三藏法師新譯經論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三卷。今新舊經論八百一十六部，四千（另）六十六卷入藏。其中有古來有目而無本者，合三百八十二部。」這一經目與中原所傳完全一致。說明卧佛溝刻經純係陝西長安傳來，是中原系統直接影響下造作的。大足小寶頂經目塔則係柳本尊與趙智鳳所傳密教經目。兩種經目比較，一為中原佛教，一為地區巫密合教（仙佛合宗）。很值得宗教史研究之重視。

第四十六號經洞所列經目中有東漢經值得研考：「後漢桓帝世，安世高譯《人所從經》一卷。後漢靈帝世，支讖譯《大方廣總持經》一卷，《受持名號經》一卷，《佛入涅槃記法住經》一卷，《佛地經》一卷，《稱贊大乘經》一卷，《無邊佛大功德經》一卷，《大乘律》單本十九部，三十五卷，《優婆塞戒經》七卷。」此等經典，加上四川樂山岩墓雕刻佛像，可以說東漢時，佛教經像都已在民間廣泛傳播。

五、大足寶頂圖像的原本